

楚

詞

釋

楚詞釋一

王闔運注

離騷經

王逸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原執履忠貞而被譏哀憫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佗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詭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澤復佗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歿離騷

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蚶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依章句所言則離騷經猶消搖游以三字爲名史公不容翦去經字而云佗離騷也屈子此佗託於詩之一義故自題爲經言此離騷乃經義百代所不變也離別也騷動也父子離別騷動不甯天之經也初懷王疏原後見困於秦復用原計爲黃棘之會秦楚通和太子出質已怨原矣及秦僞歸太子以要懷王楚復合齊太子又質焉懷王畱秦不得歸而大臣欲立他子昭雖不從乃迎橫立之是爲頃襄時原年四十六有六名高德盛新王初立勢不能不與原圖事原乃結齊款秦薦列眾賢詆毀用事者眾皆患之乃譖以爲本欲廢王又以懷王得反將不利王及令尹王積前怒固欲遠之而無以爲名因是誣其貪縱專恣放之江南而反以忌讎和秦爲其罪原因託其所薦達者於令尹而所薦者趨時易節附和阿俗國事大變原忠憤悲鬱無所詠語故行吟湖皋佗爲此篇不設

斥王之不孝乃致切怨於子蘭懷王既歎新王定立  
以卽位恩澤釋原自便原復還國而子蘭得見此詞  
乃始大怒原使靳尚誣以款秦誤國復徙之於沅徙  
十六年而楚亡郢乃悉舒其憤而作九章焉凡楚詞  
二十五篇皆作於懷王客秦之後初無怨已不  
用之事要必先明離騷經反復之文然後知之

帝高陽之苗裔兮

將言己爲宗臣而不設顯言故託於祖所自出下以高辛喻頃襄先言己

祖高陽明與君兄弟也

朕皇考曰伯庸

皇考大夫祖廟之名卽太祖也

必明親者同懷王休戚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大族言己體國之義也若攝  
以皇考爲父屬詞之例不得稱父字且於文無施也攝  
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孟孟春建寅之月也陬爲正月三正所同言孟

陬知楚行夏時也復顯三寅者將言己性與人異託言己生與人異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

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皇天也謂父也度謂立身

之恣也蓋原以平旦生與三寅爲祥異故名曰平及冠  
濱字之更從平義取廣平曰原而字之曰原至是原以

楚詞

離騷經

二

七〇二

樹黨偏異見讒將言己守正奉法行善無私因假以己名字見意言天鑒度我初生立身之恣度所行無愧於名字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爲佩

修治也扈讀若扈從之扈江離蓋芍藥也離離也芷止也蘭闕也皆辟惡

香草言公邪穢自潔清也與於通用字於猶而也辟擗也猶折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

年歲之不吾與

汨疾也不及送喪之兒懷王客秦旦朝夕不忘欲返故若不及而常恐老矣朝

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搴攬皆取也阰岷也木蘭山陂相連處也木蘭

辛夸花如菡萏故曰蘭蘭蓮古字通用宿莽因陳詩所謂莪也朝夕言汲汲也恐已外而志不遂故朝夕進賢

不遺幽遠明非故用新進以間親舊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留也春秋代序言新君代故君也忽然不留無念故王者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

之遲暮

草木喻羣臣也草喻新進者木喻在位者零落無賢材也國無賢材恐王久客而不反

不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撫猶依也壯盛也原怨用事者與之異趣因亦

自尤言己不知依撫盛勢而乃以為穢濁而棄之此在昔之所以見讒今何不自改乎由初度正則靈均不可

改也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馬能勞驥尤以騏為尙故曰騏驥所薦賢出使四方者也思美人

日勒騏驥而來吾道夫先路  
新進賢材視原轉移其來昔而更駕也吾將道之故不可自殺昔

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襍申椒與菌桂兮豈維

紉乎蕙茝  
三后三代繼體之君自夏傳子而有世族將明親賢祿用之意故言純者亦有雜時雜乃

所以成純也椒桂木類以喻世臣時楚用事者疑原引新進以傾己故自明其志亦以勸曉令尹上官消其嫉

妬也蕙順也茝廣也言新進賢人不宜見忌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路項襄受父命如受禪而立堯明正大無所嫌疑如循大道駁當時言懷王歸不利之說  
何桀紂

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

以險隘

昌披自恣之意捷徑急於自達

反窘難不能行如今黨人偷奉新君名不正言不順故幽昧險

監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皇懷王也出故言輿已敗績矣復恐

者黨人欲陷懷王乃以絕秦力戰爲名誣原畏外故恐其敗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

王之踵武

前王周文王也武跡也奔走先後文王所恃以合與國滅昆夷原欲合從擯秦以及其踵

迹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荃芥孫齊疾也中情欲反王以

成新君之功業反蓄前怨疾怒以爲將廢己也芥爲膾主故以喻君以荃喻嗣王也

余固知謇謇

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

之故也

已欲反王乃被誣忌讐故指天正之也靈修善治言欲成嗣王之孝

初旣與余成

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

化

成言頃襄約原反王之謀也抽思曰昔君與我誠言羌中道而回畔言之詳矣難憚也

余旣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畱夷與揭車兮襍杜衡

與芳芷

畦三十畝畦五十畝杜衡土衡似葵而香畱夷所未聞也四艸成畝以襍衡芷言賢才既盛行

止皆

有備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

刈斫也俟秦可伐之時乃

決用兵言非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

刈則

而材得所用故不傷之而但哀其不用以

蕪於穢耳傷人材坐見摧殘不得戰歎

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

嫉妬

言眾雖疾原不宜疾原所進以己求索未足乃謂眾賢干原必原貪婪滿足乃肯薦之因生嫉心也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既被眾妬唯當急結主知而眾既競進己

又遂騫誠

乖本心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原時季四十六早有

盛名若己老也隨眾改節則敗其修能之名矣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

木蘭原所薦達秋菊原自喻也九歌曰春蘭秋菊長無絕兮墜落言放棄也所薦朝得罪原亦

夕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假聲轉通用設詞以明意也姱媠美也練靈也善

也言己與君以美善相約

長願頷亦何傷

言君苟修姱己得罪無傷也

擘木根以

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

纏茝蕙原所薦未退者也改申根言木根者詞不欲太顯耳薜荔胡繩皆蔓生依緣而後起茝蕙不須貫索

而亦擘矯堅木以結紉之言託所薦於大臣使相連絡攀附謀國之苦心也

謇吾沔夫前修

兮非時俗之所服

服事也薦賢於佞亦知其不以爲事

雖不周於今之人

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周合也彭老彭咸巫咸殷臣傳道德者蓋先居夔巫半熊受其道居

其地彭在酉秀之間巫山在夔皆楚舊都故原屢稱焉東方朔七諫曰棄彭咸之娛樂舊乃傳彭咸水死又以

爲一人非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險也人性多險反覆不

可測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姱謂頃襄以謀反懷王爲美名也上所謂信姱九章曰覽

余以其修姱皆謂王之美也言王羈縻已儂與謀反懷王也回風曰心鞿羈而不開謇朝諝而夕

替言一語不合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

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蕙茝即前所結於木桂者也眾方譖其樹黨乃

又諷其所善於執政以實讒口非但見放殆必見誅故自明其不悔怨靈修之浩蕩兮已言

雖不悔而頃襄先僞誘以陷之歘故切致其怨以感之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

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姱善猶多也王雖負約亦由

己好薦賢有類於不貞焉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忼鬱邑余侘傺兮余獨窮困

乎此時也甯溘死以流亾兮余不忍爲此態也係際也

係際也

處惜誦曰儻爾而干僚眾諸已成惟有改行與合乃可以免欲爲其態而自歎其窮亦不怨人也鷺鳥

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園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攘取詬病也己欲屈抑以從俗忍取

人之所尤則將取病前修也伏清白以馭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馭直

清白以馭馭而已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人臣誓馭而無益於國非相道也既欲伏

馭又自悔其不察于是又謀退隱也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北且焉止息

身既放退又託國事於子蘭子椒故下專咎二人而子蘭聞之大怒進不入以離尤兮退

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夫容以爲裳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芰荷夫容原放江潭所與游之賢士也方以薦士獲

訪而復不能斂藏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

襍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澤，澤也。言己與羣小襍居，幸能自潔，澹于髡曰微聞，薺澤。

謂佩香與人氣相襍，舊以澤爲玉潤非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四荒四境荒遠之地，已既被放可任所適。

佩繽紛其絳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忠臣被放民望愈隆，增加語言益爲時所忌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

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體解得重罪者，殊死之如。

解，體也。一進一退，其機愈危，不獨蹈死且將菹醢。已非不知知而不能自止，忠貞之性九死不變也。

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女嬋，女有才，智者易曰歸妹，以嬋妾之長，稱妾蓋以喻臣。

之長，上官令尹之屬，陽與原爲同志者，舊以爲屈之姊，屈姊容夫名嬋，佞不宜見姊名也。

曰鮫，婞

直以忘身兮終然妖乎羽之野

鮫，方命，妃族忘身勤，當聖世而獨天枉，故當

引以自比惜誦曰行婞直而不豫鮒功用不就汝何博譽而好修兮紛獨有此

婞節有親也獨以好贅棗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眾皆邪佞導王為惡故必分離忠賢使不任事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

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上子子屈原下子婞自謂

也欲原無獨異而與世朋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原自傷取法前

聖歎憊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自郢南行湖沅入湘禪位

相代故思舜也帝系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

警交生重華是為帝舜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九辯九歌啟所得之樂章名也

天問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屈原宋玉襲其名以佞諛

言頃襄以子代父位而娛縱如太康五子亦不顧難喻子蘭等佚弄淫游以佚敗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

游忘國也

鮮終兮

升有窮君後稱帝曰有窮后蓋夏宗室子也封豐茸毛盛兒亂流猶亂離也

泥又貪

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

兮厥首用夫顛隕

泥澆異姓之臣強圉喻主言伐秦者

夏桀之常違兮乃

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桀紂拒諫亡國以喻

君不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用己

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

聖哲以茂行兮

茂勉也

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

觀民之計極

相觀猶周望也下又曰覽相觀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

善而可服玷余身而危夙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新君初立

起用舊臣於此

不量鑿而正柄兮

鑿孔也

固前修以菹醢

楚詞一

離騷經

七

七七

前修既見菹醢今阨危固當也曾獻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茹萌也有君而已不可任所薦賢又尚幼弱故哀之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陳詞啟九辨至可服之詞以必反懷

王薦賢於頃襄也頃襄覽以修駟玉虬以乘鸞兮驚總

姱外示委任故自以爲得中正齊女也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蒼梧舜巡

請命於夕余至乎縣圃縣圃崑崙山上地西極所屈以喻謀秦也欲少畱此

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靈瑣以喻懷王幽囚也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羲和掌日以喻謀國者崦嵫日所入喻懷王已去位也迫急也懷王歸謀愈急

則愈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

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咸池扶桑皆在東方以喻齊也飲馬總轡言欲結齊爲援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若木日入所拂木以喻秦也逍遙相羊有所待也懷

王在秦不可遽絕秦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望舒飛廉皆喻諸侯

也欲合從擯秦

故曰前驅後屬鸞皇爲余先戒兮

鸞皇以喻結昏於齊也

雷師告

余以未具

雷師亦喻諸侯此蓋專謂齊王也有未具見者則雷師告之其行迅疾也言雖合從尤專

恃齊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晷

鳳長百鳥喻嗣王也飛騰言自奮發

日晷言之故王厭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屯鹿也風與火爲鹿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雲霓蒙邪之人也

紛總總其

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陸離麻錄文采之兒言頃襄信譏怨怱紛紛乍離乍合佞人辯

詞顛倒沮敗已謀也

吾令帝閭闔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

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吾令云者言己不知幾猶謀反王也帝懷王也關秦楚關也閭



楚詞一

離騷經

八

上四七

闔又在其西倚望者帝也幽蘭新進賢士也已知王望  
歸故謀令闔開出之而志不得遂故更結賢人少須時  
日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言蔽其反王之朝  
美妬其薦賢也

吾將濟於白水兮白水自南陽至洵陽今謂  
之白河濟之從漢中入秦登閬風而

縹馬登閬風喻入秦從王也縹馬  
喻不進已入秦愈無外援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

高北之無女言楚國執政無  
人當雷輔政也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

以繼佩春宮太子所居喻頃襄也  
溘然游之言復歸仕之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下女頃襄  
用事者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

在宓妃齊  
女也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纒希也  
許慎書

謂之援臂如澗以為收衣褻之繩執事者所用也徒鼓  
磬謂之蹇徒鼓鐘謂之修理行人也鐘磬樂之始終蹇

修則未成音言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復言  
此者

齊昏不成也

欲明再被譖也。緯違繡，劃也。言君忽又夕歸次於窮石，與己乖離也。遷遷君於善也。言不悟也。

夕歸次於窮石，今朝濯髮乎洧盤。窮石，洧盤皆在西極。以喻秦也。夕言懷王朝言頃襄也。日入之地而朝往。

濯髮，喻初政息。脩自即於秦。係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係其美貪父位也。信美無禮，無父之君不可與立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佚女。有娥商先后佚遺也。言欲夏求楚宗室賢者立之。吾令鳩為媒，

兮鳩告余以不好。鳩，毒藥。潛殺人者，廢立之謀甚祕。故必令鳩而媒之。鳩反告余不好之事。

論不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鳩，喻后妃。雄鳩夫合也。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人預政者，蓋鄭袖也。亦不欲立頃襄，故鳴且逝。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佻巧可惡。尤不可與合謀。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外臣結謀自託於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宗室子義不可也。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宗室子義不可也。

我鳳頂襄皇其臣也詭給也欺也先我先誅我也高辛

我以言楚君也已方被譖又謀廢立事雖成君將先誅

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楚君不可事故欲遠集身方見

疑又無及少康之未家兮畱有虞之二姚少康未家楚後王賢明能

中興者也欲畱身待之以薦進賢才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直道不容

故又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

哲王又不寤極言事君之難也寤選也遇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

忍與此終古楚終不可畱故不能復忍索葺茅以筵篲兮葺茅菑茷雀弁一物

也蓋卽茹蕙以染衿名韎以染弁名菑葺亦赤也赤茅

通靈故又名茅蒐菟文从鬼草染祭服亦用之索之者

其以葺與筵維絲管篲等通用字判竹也今卜者以竹

籤書吉凶繇詞搖得以判竹筮地視其俯仰其筵篲與

或者筵篲當世筵蒲索絕也織命靈氛爲余占之氣望氣者

葺茅爲筵薄藉地以禮神也

靈巫也將適他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孰誰

故謀於望氣者也猶問也訪問信

修者則往慕事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不可

斥言有君故曰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

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女汝也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

云察余之美惡民好惡其不同兮唯此黨人其獨異之

好惡不同惟黨人奸邪惡正其情如一獨異於常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

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

草木喻眾賢理

美自謂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

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糝而要之

巫咸

楚先師仍欲畱楚故要之也

百神駢其備降兮九疑續其竝迎皇剡

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不忝則羣神佑之故降迎告吉也九疑喻懷王也

曰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荅儼而求合兮摯

咎繇而能調

勉其求賢待用也摯薦臣扈咎繇設九科以喻大臣有進賢之職者原自謂也苟

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荅

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

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極言用賢無方以明己無私黨

及年歲之未晏兮

言己方壯強也

時大猶其未央

言國事尚未大壞也

恐鷓鴣之先鳴兮

鷓鴣

當爲鷓鴣伯勞也五月鳴注蓋以鷓鴣爲子規

乃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王薹國破則賢

才無託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菱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

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己恐黨人嫉妬黨人亦恐己嫉妬故摧折所薦使共疏遠原也時

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

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

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已既去國所薦皆懼禍改行靡然成風也余以蘭爲

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初託于蘭故責望之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得列夫眾芳椒專佞以慢惰兮楫又欲充夫佩幃椒楚大夫

子椒也楫似椒者亦大夫也皆佞于蘭以求容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

祇中椒固宜充幃而于進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

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椒蘭舊臣藹離新進

從而變也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茲佩原自謂也委其美者蘭也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沫猶汗也和調度以自娛

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

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楚士盡變畱國無益故仍從靈

氛吉占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簾以爲糧爲余駕飛龍

兮襍瑤象以爲車飛龍喻懷王也九歌曰飛龍兮翩翩瑤象謂玉路象路襍之者合從諸侯

以拒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心言王及令尹心與己

異也九章曰駭遽以離心又曰人之心不與吾心同莫親於父子而離心不同故當自疏也此之謂離騷

吾道夫崑崙兮君臣之義無可自疏繫心路修遠以周

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雲霓蔽遮王者朝玉鸞王車也朝

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天津漢津仍欲從漢中入秦也鳳皇翼

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旂諸侯來助楚者所建也承之者楚臣屈原也忽吾

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

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

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王軼而竝馳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流沙弱水所入今西藏地也西皇其地君

長三代不奉正朔故皇之不周在昆侖西北今草地也

左轉仍東向秦蜀也西海雍梁徽外地也赤水丹水商

於之北謂之丹陽屈匄敗師處也武關道不可出故容

與不進也秦之弱楚在據巴蜀取夔巫以壓夸陵今夔

欲從黔滇通緬藏包雍涼窺蜀通巴以復夔巫

此原平生壯謀有志而未得試者故其詞夸壯抑志而

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其志雖大神雖高終不可遂徒抑之而愈馳耳

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之媮樂

九歌居所得言父子相繼也韶舜所作異姓相代也

言頃襄爲子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陟升登也赫戲



猶赫乎古者戲虐字通用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宗臣本國仍當  
以楚爲本不顧舊鄉亦終於無成也亂曰文意不明故自敘之已矣哉國無人莫我  
知兮國無人時俗從流也又何懷乎故都雖睨舊鄉既遠逝駕龍徒高馳也欲還秭歸  
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遠逝駕龍徒高馳也欲還秭歸  
依舊都終隱以老也

離騷經弟一

楚詞釋一

楚詞釋二

九歌二

王闓運注

九歌

王逸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  
 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佺樂鼓舞以樂諸  
 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怨苦毒愁思拂鬱出見俗  
 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佺九歌之曲  
 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  
 文意不同章句襍錯而廣異義焉  
 此九歌十一篇禮魂者每篇之亂也國殤舊祀所無  
 兵興以來新增之故不在數皆頃襄元年至四年初  
 放未召時作  
 與離騷同時

東皇太一

東皇蒼帝靈威仰周郊之所祀也太一中宮貴神卽帝坐也楚蓋僭郊故民有其祠

吉日兮辰良

辰時也自雞鳴至夜半

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

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璵

琪當爲鎮壓席玉也湘夫人曰白玉兮爲鎮璵

充耳非

其類 盜將把兮瓊芳

盜詞也

離騷曰蕙肴蒸兮蘭藉

肴蒸卽穀齋折俎也

以蕙爲和編蘭藉鼎

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

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疏猶間也

靈偃蹇兮姱服芳菲

兮滿堂五音紛兮赫會君欣欣兮樂康

此篇娛神之詞無託喻也

雲中君

雲中楚澤所謂雲杜雲夢者君澤神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若英如花英也

靈連蜷兮旣畱

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

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靈皇皇兮旣降焱遠舉兮雲中覽

冀州兮有餘

冀州京師之稱穀梁傳曰鄭在乎冀州

橫四海兮焉窮思夫

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懃懃

夫君喻楚王也有廣大之地而不能自強故勞也

湘君

湘君洞庭之神

君不行兮夸猶蹇誰畱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

君喻懷王美自

謂也沛吾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洞庭所吞

吐三水爲大言

已能安定楚也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

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

項襄

初立召原謀反懷王故駕飛龍也當求賢草野故遭道也拍綢橈旌謂以旌來招也拍蓋帛也綢綢杠也橈亦

旒也司馬相如賤曰靡魚須之橈旂注以拍爲

望涔陽

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涔陽池涔之陽洞庭之北也靈船也

揚靈兮未

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極至也女嬋賢士也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

君兮隄側

隄隱也

桂權兮蘭柅

柅曳船索也

斲冰兮積雪

冰雪喻小

人方斲冰而又積雪讒諛盛也

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薜荔芙蓉喻近

臣也思美人曰令薜荔而爲理因芙蓉而爲媒

心不同兮媒勞  
恩不甚兮輕絕

言已於嗣君心異恩淺欲因近臣以自達乃又不知所以求故勞而輕絕

石瀨兮淺淺  
飛龍

兮翩翩

石瀨喻國事阻難也飛龍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

信兮告余以不聞

期約反王也抽思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日黃昏以爲期又日與余言而不

信朝騁鶩兮江皋  
夕弭節兮北渚

北渚今沙市地也聞召而喜故騁鶩近郢

而事變

鳥次兮屋上

失所也

水周兮堂下

居不安也

捐余玦兮

江中

大夫見放得玦則去不欲去故捐玦也雖知心不同猶望有濟

遺余佩兮澧浦

遺

也澧浦由江入沅之道

采芳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下女

論之佩者自放所召之

杜土衡下女嗣王也凡草可采者爲若采杜若者欲且連衡也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

兮容與

嗣君初立內外改觀疆弱在此時不可輕舉也

湘夫人

湘夫人蓋洞庭西湖神所謂青艸湖也北受枝江東通岳鄂故以配湘湘以出九疑爲舜

靈號湘君以二妃嘗至君山爲湘夫人焉

帝子降兮北渚

北渚渚宮在洞庭之北堵江而居今沙市是也

目眇眇兮愁予

頃襄初立郢受蜀下流故遠望而愁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洞庭波國

不甯也木葉下危將隕也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蘋萃之大者一曰馬

帝蕭類也葉背白水瀨所在有之結爲席以禮神故登之也禮所謂茅翦編以爲器則謂之筴矣夕張者所謂

指騁黃以爲期烏萃兮蘋中習何爲兮木上

此蘋字當

者水鳥也習即罔也取鳥者當於木然取水鳥於木則誤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子兮未設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芷蘭喻賢材也沅澧言幽

僻也上之求賢乖方故隱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

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澁

麋之言迷也食亦為也言執政在廷迷惑

也蛟龍類鄰國君象也水裔水邊言遠不相及喻合從不成也西澁三澁最西入秦之道言君召已則當先謀

入秦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

騰駕借逝六國合謀也離騷經曰騰

眾車使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水中築室其事難成而已以荷蓋葺之喻

不辟難終冀可成也

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橈辛

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櫜兮既張白玉兮為

鎮疏石蘭兮為防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言葺荷屋則用此眾

芳喻任己則當薦眾賢也蘭橈玉篇引佗欄橈欄棟古今字橈橈也楣櫜皆屋宇也橫者曰楣直者曰橈櫜當

爲孽分也鎮柱礎階渠發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庶門庶覆也門在外以喻

國四境也言賢人九疑續兮竝迎九疑舜巡之地竝迎者迎其來也喻懷王

充庭則國勢外強客秦當合眾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捐袂投袂起赴難也

遺余裸兮澧浦裸褻衣也貽裸者喻密謀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遠者搴孽也汀洲平洲遠者謂懷王時不可兮驟得驟遽也王不能遽返當待可而後發

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大司命王七祀之神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夕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

灑塵飄疾風凍暴雨喻疾急也君回翔兮已下踰空桑兮從女女斥君也

空桑伊尹所居喻輔嗣君之意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總總恩恩亂兒



九州方亂民命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

兮齋遯道帝之兮九阰

清氣喻初政當清明也齋遯敬疾也帝謂懷王也阰虛也九阰

九州空虛之地欲道王從間道以歸

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

陽眾莫知兮余所爲

衣佩見於外者也披離不檢束之意哀郢曰如被離而鄣之壹猶專

也陰隱陽見專任其意言已謀策不求諒於眾故有私黨之疑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

兮離居

疏麻可書言將通問懷王

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

老謂

懷王已傳國也將愈疏於臣民故當近之

乘龍兮麟麟高馳兮冲天結桂枝

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桂木赤心以自喻也乘龍者嗣王也麟難進馳則冲天言但

欲自尊立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

合兮可爲

祝懷王無歎已則誓歎也

少司命

羣姓七祀之神或者楚都邑同諸侯五祀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麋蕪蘄蒞白芷也與蘭皆沐香

綠葉兮素

枝芳菲菲兮襲予

綠葉蘭也素枝麋蕪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

兮愁苦

蓀草之抽心重發者以自喻也舊以荃蓀爲一字荃以擬君詞不可若此非也美子嗣君也父

子恩親已不宜與其惠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

獨與余兮自成

美人喻君也滿堂者言宗室子皆可立然已受懷王恩厚獨異於眾故以反王

爲己任終不能自己專言秋蘭者明芳菲襲予者即已同列已自比蘭蓀也

入不言兮出不

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喻懷王見欺而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與君生離誠可悲也而

荷衣兮蕙帶

儻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荷蕙

放在野也來逝倏忽言召己未久仍見疑也帝郊與女  
郢都雲際言客秦也至國而不見君則悲難自己

游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

陽之阿九河齊地咸池東地亦喻齊也衝風起破散其計也晞髮自新以結交於齊結齊以攻秦也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愴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

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言必反懷王乃可定

國荃懷王也獨宜駁頃襄不宜

東君蓋句芒之神舊以爲禮日文中言靈蔽日則非

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檻檻也今作擘或作攬擘扶桑者喻欲輔嗣君

撫余馬兮安驅夾皎皎兮旣明駕龍軻兮乘雷載雲旗

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願懷恐嗣君不堪其位也羌聲

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言將爲聲色所娛  
惑忘懷王未歸也

緼瑟兮交

鼓簫鐘兮

簫鐘未許蓋以  
首合簫韶爲美

瑤虛鳴鼉兮斂竽思靈保兮

賢媿翽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

翠曾猶青冥  
也曾重也

應律兮合

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

言既射天狼而反  
淪降之魂乃後可

宴樂也

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

撰具也

河伯

楚北境至南河故  
莊子書亦言河伯

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

原於懷王十八年乘  
使齊故嘗游九河

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螭無  
角龍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

揚兮浩蕩

崑崙西極山言懷王  
惑秦僞說而絕齊也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

浦兮寤懷

言既客秦復思齊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

何爲兮水中

言齊有甲兵府庫宜西向爭衡天下

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

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澌解凍喻難可解也

子交手兮

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子謂嗣君也美人懷王南浦江南國

波滔滔兮來迎

魚鱗兮媵子

喜齊兵之見助也

山鬼

鬼謂遠祖山者君象祀楚先君無廟者也易曰載鬼一車禮有禱則索鬼祭之記曰公壇爲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含睇下視宜笑愉色以迎神也子謂嗣君也窈窕幽閒言已見放也慕而

善之復見用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

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言已引進賢材以謀國政

余處幽篁兮終

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余先祖自余也夔巫溪山多竹阻絕虧蔽楚之舊都久成

荒廢故先祖自訴其險難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

冥兮羌晝晦東風颯颯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愴忘歸歲

既宴兮孰華子

忘歸楚日益東也歲晏國將亡也榮華也

采三秀兮於山閒

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公子頃襄也頃襄所忘者歸懷王也君斥山鬼也懷王未歸不暇還故都

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佗

山中人謂賢人也賢者皆隱居故都

不出故或信或疑其謀國之不忠

蠶填填兮雨冥冥媛啾啾兮狺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慙

言故國荒僻禍難又急頃襄不可輔

也

國殤

新戰沒士將非舊典  
所有益原私祭之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  
言天時雖當亡隕威神自勇也嚴殺盡兮棄原墜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  
既勇兮又以莖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殂兮神以靈魂

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蓋迎神之詞  
十詞之所同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芭今  
花字

嫖女倡兮容與春蘭兮

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九歌釋第二



楚詞二

楚詞釋三

天問三

王闕運注 陳兆奎補

天問

王逸敘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息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璋僑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溲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其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耳

叔師後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嘗論道之多所不通至於揚雄劉向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眾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濛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旨不哲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

學者永無疑焉其敎自謂可曉今仍不能悉  
詳又不見所出或有顯誤故不復強釋也

補曰天問歷敘天地靈異帝王興敗之故皆掇時事  
而言故篇中皆設難詞以起之大略分爲三節首陳  
天文以明六國強弱之執次陳山川物產以喻望懷  
王歸國之意末陳古事以諷頃襄仍當合從復讎求  
賢共治及已忠憤之節原先以作離騷而見忌故是  
篇文彌晦而意彌周不失變風之義冀言者無罪聞  
者足戒也是篇之成當在懷王入秦以後再放之前  
今據史釋注粲然成章王叔師謂書壁而問非其實  
矣

曰本錄斷句未題先後因題曰以總之  
遂古之初誰傳

補曰將設問詞故先題曰起之

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

補曰遠古成事本不必說  
明已所說者皆有所据

昭瞽闇誰能極之馮翼唯像何以識之  
禮

馮翼養老之禮  
言訪古事當於

老成  
補曰詩曰有馮有翼馮馮凡翼杖也養老之禮  
像法也原歷官懷王自託老成能識遺事而頃襄不能

問之凡言何以者皆据以發明時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二合何本

何化陰陽地天合之者人也三者以人爲化本補日自古人君即有明闇二者以明三合爲本也圖

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

焉加則法也天圓無質而法入宮室有九重言八柱何

當東南何虧補曰八柱八部之說淮南子亦言之喻入

下東南專指楚也九天之際安放安屬補曰放讀若放于琅邪

所至何所附乎不可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隅隈喻列國

數道術也列國多說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

士而無知大道者星安陳沓重也十二分野地言因各封域補曰日月

子咎治東周二周微弱日爲秦所侵楚救之不時反以致怨所以將安屬乎列星謂山東諸侯亦無救者出

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言王卽位至終無幾何時也

夜兂何德从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从喻懷王見拘留也

菟喻讓臣也顧腹父母之恩也月無利於菟王無利於讓何爲顧之腹之

補曰菟兔古今字夜兂月也月生於西喻秦免讓臣之喻靳尚也在腹者尙爲秦內應也

懷王與齊爲從親秦患之使張儀入楚儀善靳尚因而說王絕齊齊秦交合是秦之利篇

中兩言厥利維何皆言交涉事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

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按下文女歧縫裳注又以爲澆嫂補曰女歧澆嫂失節之婦

伯強厲鬼所至傷人喻張儀遊說之臣無從一之義所至之國終爲秦并懷王不應信用儀言以傷齊楚惠和

之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

暉靈安藏補曰言閉絕六國則

晦連合東南則明也角宿韓分墊韓足制秦出師之路暉靈指齊角宿旦則無兂暉靈藏則入于西今韓尙能自立齊雄視東方是未旦安藏也

楚欲伐秦終當聯絡二國可恃也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

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汨治鴻澤水師眾尚舉也以鮐自喻也

補曰言懷

王不用其言先

何必舉爲左徒 鴟龜曳銜鮐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

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季不施

鴟龜曳銜蓋水怪敗鮐功者也聽治也言不當

遠治鮐罪順欲者禹也禹修鮐之功順鮐欲而成其治也

補曰鮐原自喻也離騷經曰鮐婞直以亾身原先

造憲令上官大夫欲奪之不與因譏見細言先若聽而與之當有所成功何至三季不見弛釋耶懷王十六季

張儀入楚至十八季方三季耳楚解從喪師原是時方見疏遠新從齊來感王不用已而誤信儀言遂絕齊交

因述往日見細

伯禹腹鮐夫何以變化

補曰伯禹繼鮐者言所舉賢才

也離騷曰孰能無變也化因原太而變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

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州何以墳之

應龍何畫河海何厯

補曰洪泉海也喻齊九州之墳雍州也斥秦河亦秦海亦齊也應龍

以自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補曰鮌雖無成有禹繼業言已既退竟無人能成其志者

康回馮怒隆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當作庸回書曰共工譖靖庸回馮怒言水執怒

補曰楚地縣互東南而傾 九州安錯川谷何沔 也言

靡不能自振其有天意與 九州安錯川谷何沔 也言

天無止極九州浮水至於何處川谷何以常沔 東流不

溢孰知其故 補曰東流指齊齊大國兵強 東西南北其

修孰多 補曰言合從 南北順橢其行幾何 補曰地形如橢圓順之者

以南事北也南北由楚入 昆侖縣圃其尻安在 或以尻

秦也幾何入秦道遠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補曰言

補曰昆侖縣圃大帝之居 言王在秦何所棲止也 補曰言

不能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 言懷王

知所居無門從入以通其氣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

也 補曰謀出秦之路也

之未揚若華何炎

未揚言不用也若華西曰無炎襄王補曰燭龍若華諷襄王從西

北歸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頃襄新立諛臣甚眾能令冬

日楚地冬暖秦則夏寒何所猶言何地也原怨王不用其言而困于秦節序遷移當有襄土之感亦愛君而憂

之焉有石林

石林石生若林夔巫諸山是也

何獸能言焉有虬龍

舊作虬龍

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從長人何守

上以

言襄王見拘

補曰凡言何在何所

靡泝九衢泉華安焉有皆所有之物此皆西南方所產

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季不

壽何所止

薛馬帚靡蓋掃拂之貌也泉麻之華黃白瑣細飛於九達之道又以馬帚掃之則愈無所

見喻己之失所也蛇喻秦象喻襄王黑水滇池西南藏江入南海者也各當爲交形近而誤三危今西藏其地連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當荆梁雍之邊黑水交趾楚屬地三危秦蜀地楚自夔巫通巴蜀出三危以襲秦



楚詞二

天問

四

上上二

西邊黑水交趾聲執相接此制秦一奇楚力能通之計

不出此屈子所以悲憤也身死則已不從能無怨乎

補曰言秦欲吞并楚故畱襄王頃襄即當出兵黑水三危以迎王歸國然後可免於死

魃埒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鯀魚鯀鯉能穿土石而行魃堆魁魃蓋堆埒之名或云奇獸莊子言十日并出莊屈同時不知羿射日

出何書周官有救日之弓山海經言扶桑十日所浴是

戴補曰鯀魚人面人手魃堆倉人見禹之力獻功降

山海經羿射九日皆喻秦有并滅之志

省下土四方焉得彼諭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補曰禹諭襄王諭山

女喻王寵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嗜欲不同味而快朝

飽嗜欲朝飽蓋謂媵臣負鼎之事補曰王信

鄭補言縱其所欲不顧後患此追敘之也啟代益

作后補曰啟卒然離譬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蓋言益

卒自喻頃襄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射籍謂飲射踞鞞六博諸

戲也蓋拘啟者歸而飲

博啟因得免也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言益爲禹臣眠

勤苦播種

補曰禹以播種之功而受舜禪益則受禹禪而以身啟卒得立是作革也作革猶言始變也言頃

襄本非賢君又不可有禪代之事

故不得已立之如啟承禹祀也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何勤子屠母而分竟地

棘戟也商蓋帝之誤啟列戟

辯商音也得九平九歌之樂於帝九平謂禹平九州也

呂覽說夏孔甲於東陽蕢山入艮室主人方乳子或曰

后必有殃乃取其子以歸長成人斧傷其足孔甲作破

斧之歌實始爲商音 補曰九辯九歌夏康以娛五子

失地啟終不能勤子也 補曰九辯九歌夏康以娛五子

言頃襄弟子不能自立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

河伯而妻彼雒嬪 謂太康五子失邦在洛 馮球利決封

豨是射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

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馮猶滿也弓玉緣曰球天子弓飾也決在指開弦者

烝冬祭名射封補以祭非禮也射革射貫革也揆謀也  
泥夫婦昏眩何以交謀吞羿補曰羿善射而為泥所

殺言為君不阻窮西征巖何越焉阻窮西征謂窾三苗于三危窮之巖阻

可專恃威力補曰秦有函般之巖險頃襄暫不化而為黃熊巫何活

必窮武西征方當以用賢為先務補曰襄王時原方

焉謂殛鮫羽山巫活之乃化熊也見黜如鮫栖補曰襄立用事者復舉原如巫之活

耳黃熊咸播秬黍食之咸與上巫字對文補曰襄王時原方莆藿是營何

由并投而鮫疾修盈補曰言欲種秬黍當先營刈惡脾

則徒以害賢而補曰言欲種秬黍當先營刈惡脾白蜺嬰第胡為此堂補曰白蜺雌虹頭

已鮫原自喻也補曰言欲種秬黍當先營刈惡脾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補曰良

昏姻先害襄王補曰言欲種秬黍當先營刈惡脾季又以和親相羈縻也補曰言欲種秬黍當先營刈惡脾天式從橫陽離爰補曰

之說不兩立天本以法示之東南為陽陽離從解也補曰

頃襄立未能連交山東諸國反與秦為好故云然補曰

大

烏何鳴夫焉喪厥體

補曰大鳥喻秦史記楚人繳鴈者說頃襄謂秦如大鳥其所以鳴因

楚不察國體忘讎締昏以致散亾夫指頃襄也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補曰頃襄先爲太子

時質于齊昭雖赴齊求之反立爲王萍號雨師謂昭雖與中興初意立頃襄本期中興也

撰體協脅

鹿何膺之

補曰協脅脅骨餅生鹿五鹿左氏傳載晉文公觀脅于曹授塊于五鹿以喻頃襄初立當

如晉重耳之霸諸侯

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補曰

戴蓬萊山事見列子山在齊境言頃襄之歸賴齊力以安卽位後宜申舊好若絕齊是猶釋舟而陸行也惟

澆枉戶何求於媵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

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按女歧九子母也下又曰擊牀

先出是則澆館女歧少康擊之其牀澆已先出矣又因逐犬入澆媵之戶乃得殺澆也

補曰少康殺澆遂以

中興言頃襄亦宜誅斥子蘭等諸讒媚之臣清內奸然後可禦外侮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

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論語澆盪舟蓋以斟尋氏俱以舟師拒少康也湯卽盪也易治

也厚治其師旅

補曰言治國不可專恃江漢舟楫之利當有道在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言有國者不可惑女待而治亡國之罪不在女

舜閔在家

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喻頃襄忘父則無親也補曰言鄭袖不足殛

二姚以配少康當告以堯舜禪代故事乃不

厥萌在初

何所億焉璜臺十成何所極焉

叔師說紂作璜臺十成箕子預見萌芽之端於

其佗象箸而歎非虛意之也今謂置女璜臺以求配登天初何以萌此意補曰言楚亡有徵非爲虛億

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謂初立帝者以何道而共尊立

之女媧搏人制眾體則其體當由誰匠所制補舜服曰女媧搏人以有道方可爲君不然與愚下何異

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服治也肆分牲體之名也

分大體事未詳以爲恣犬心則不詞矣補曰服順也言子蘭便佞頃襄不應與弟以國事終將誤國吳

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忒斯得兩男子吳獲益吳泰伯之名也迄止也

古公不承其統緒也叔師說兩男泰伯仲雍補曰頃

襄若不誅子蘭則當出之吳越不可與以令尹或者可

如泰伯仲雍補曰緣鵠飾玉后帝是饗謂饗湯也何承謀夏桀終

以滅喪補曰言已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

黎伏大悅引伊尹之事以明人無親疏也簡狄在臺馨

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喜宜作嘉古人讀宜爲牛何反

玄鳥得子之祥是時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

頃襄子熊元當已生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

扈牧夫犬羊下言恆秉季德得朴牛又言有扈牧干協

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干盾也無有干舞

平脅駢脅事未詳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此言少康襲澆于女歧之

館澆先已出唯擊其牀天何以順其命也逢牧豎于逐犬時又何以得澆

恆秉季德焉得夫

朴牛朴牛擲牛也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

狄不甯何繇鳥萃棘負子肆情

謂此類姜嫄之事循迹即履帝扈也詩曰上帝

不甯繇鳥負子所謂鳥覆翼之餘雖不可知似畧近矣補曰萃棘當即詩所謂墓門有棘鳥當即有鴉萃止

因有梅襲上有棘而誤鴉惡聲鳥所鳴其國有既梅媒也喻女誘人彼刺陳有既而不知以喻秦以昏姻連楚

而頃襄不知既至無日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方且自負其姻好之情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

佞詐後嗣而逢長

眩惑謂象也補曰眩弟象也喻子蘭變化作詐謂子蘭懼人之咎已勸

襄王入秦復附合新君因得爲令尹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

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古蓋湯妣之氏補曰水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

伐帝夫誰使挑之叔師曰重泉桀囚拘湯之地補曰

爲父報讎義正言襄王从秦是有隙可挑也頃襄伐秦

順當如湯之伐桀補曰言諸侯不踐約其後十八年頃襄遣使復合從果中輟不行如所言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

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擊紂躬謂

發武王名揆當爲授授躅也周公躅武王足因發斬紂首也

咨嗟之命補曰原又自比周旦也不嘉不嘉也授殷

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亾其罪伊何反成往伐歸狩也

作武成而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補

陳殷周興亾之道明楚國不可苟安昭后成遊南土

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補曰此又復述襄王入秦之



也越裳貢雉如秦獻商於地貪小利而身从故重述之以戒嗣王明秦讎也 穆王巧梅夫何

為周流疆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周幽

誰誅焉得夫褒姒

梅鉢也言犬馬是好銜行賣也曳謂夫妻相牽引妖夫周宣時賣羆狐箕

服者言天使妖夫得褒姒則不必誅周幽 補曰妖夫喻張儀褒姒喻鄭袖言褒王先內惑于鄭袖外欺於張

儀所以兵挫地削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率焚身殺

不足畏也 補曰桓公九會从手豎刁開方謂 素彼王紂

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詔是服比干何罪而抑沈

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補曰比干原自謂也阿 何聖

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補曰言臣之事君可奴可

不夙各有異稷維元子帝何竺之

竺毒也 補曰元子謂元妃之子帝嘗不

于投之於冰上烏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

帝切激何達長之

此疑俗傳稷長大伐

伯昌號衰秉鞭

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號召也當衰世召諸侯以事紂徹達也言文王

政令但能達于岐社何以能命殷國

補曰文爲殷牧

耶

遷藏就岐何能依

補曰欲頃襄遷都避秦如太王之避狄也

殷有惑婦何

所讓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救

言君亦天也既親就上帝受命矣則殷帝不可罰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

聲后何喜

志識揚聲請以屠名也隱士與議戰守如文王之舉呂望

補曰當求

武發般

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補曰此勸項襄不可忘讎

伯林雉經維

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雉引也引頸絞經而臥墜當爲墜感讀爲撼撼

天抑地勇憤無畏之詞補曰臣子于君父言不聽則感抑號訴義不可去不可畏讓而不言

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

輔何牽官湯尊食宗緒受至蓋君名今所未詳也日摯原自喻言已不能率官補

勳闔夢生少離散亾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夢闔闔祖父壽夢此則不

詞又無少散之事補曰厥厥厥父彭鏗斟雉帝何饗也流求也蓋追怨頃襄不迎襄王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補曰帝堯帝彭鏗彭祖與楚同出高陽原自居宗室庶王從其言以

祈天永命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固謂此有故事不可強說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補曰舊說噬犬爲秦公子鍼薄莫事則亦喻子蘭貪得無狀

雷電歸何憂補曰薄莫言己已老雷電觸厥嚴不奉帝君怒也已退繼固不足憂

何求也此蓋上所謂能流厥嚴之事也補曰厥嚴襄王

求伏匿穴處爰何云伏穴謂楚先王處山林也荆勳作

師夫何長作師羊熊爲文王師也長諸侯先王歷祀延長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補曰王能以楚社稷爲念則宜改過吳光爭國久余

是勝吳光闔閭名也與僚爭國故楚後乘亂得滅之以

亂言王當諷頃襄也久余余久也補曰楚之勝吳以其內

鑿覆轍何環穿自閭社北陵爰出子文言用賢不在

于北陵也穿社事未詳補曰吾告堵敖以不長堵敖

子文亦楚宗臣故原以自喻補曰頃襄正位已久何試上自

君之號亦頃襄也補曰言頃襄自謂舊臣故于嗣王言告何試上自

不可長爲堵敖原自謂舊臣故于嗣王言告何試上自

子忠名彌章試上弒君也不反襄王同于弒君自立而補曰自子自

天問釋三

楚詞三